

白云生处访甘姐

□张朝林

若遇到雨后天晴,站在豹子弯朝西北方向望,就能看见云雾山。就像南迦巴瓦峰,有缘的人,才可目睹全貌。晴天下的云雾山,峰尖总坐着白云,半山腰缠着白云,有时露出山峰,好像云千里展翅的黑鹰,瞬间又消失在雨雾里。

覃校长的爱人甘老师就在云雾山村教书。一个人,教三个复式班。

覃校长是教“跑步”的,云雾山,山大人稀,野兽出没,他要赶回去给甘老师搭伴儿。他们的大女儿在县高中读书,小儿子在曾家坝读初中,一个月难回家一次。我不知道红阳小学距离云雾山初中多远,只看见雨天的早晨,覃校长一身泥来到学校。有时候看到露水打湿了全身的覃校长,头发冒着白烟,我就心疼他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镇坪县,在教育系统大兴“一无两有”战略工程:一无,就是学校无危房;两有,就是班班有教室,人人有课桌凳。这是党和政府重视教育大举措,红阳小学作为中心辅导站,担负着督促、检查、指导的责任。我是红阳小学的教导主任,也是辅导站的教研员,辐射五所村级学校,唯一就是没有去过云雾山初中,据说那是一所很难攀登的学校。

一次,覃校长说:“咱们上云雾山去转转。”我欣然答应。

校门前的阳溪河,有五米多宽,水量丰盈,清波荡漾,朝着不远处的南江河流去。刚放学,我们就启程,沿阳溪河上。河流是最了不起的勘探家,有水走的路,就是人要走的路。两岸夹山,小溪流淌。时而遇潭,

绿水如碧玉,潭上必有瀑布飞泻而下。沿溪的小路,绿草从生,荆棘织网,稍不留神,便有倒挂刺“咬”人一口。路,忽左忽右;溪,忽宽忽窄。溪中罗列的石头,愈来愈大,溪水从缝隙中潺潺而出。两山对峙,分割出窄窄的蓝天,罩着几朵白云,山鹰浮在白云边,展翅鸣叫。

“云雾山在哪里?”我问覃校长。覃校长微微一笑:“翻过右边这座山,就不远了。”

右边的高山,树木葱茏,阴翳蔽日,行走其间,总有凉风袭来,在这人间六月的时光里,是一种享受。

我们撇开了阳溪河,顺着山中的小路走,前面又连着一座高山,上半截坐着厚厚的白云不动。覃校长说:“那就是云雾山,初中就在山腰下。”峰回路转,我也只看见云雾山一角,有一细细的飞瀑从两山间飞下。覃校长说:“那就是阳溪河的源头,来自高山流水。”

白云笼罩的云雾山,绿白分明。半山腰分布着稀稀落落的石板房,袅袅的炊烟,拉扯着白云,鸡鸣午间,猎犬轻吠,好一派世外桃源。

爬上一个垂直的高坎,就看见三座小山围着的一块平坦山地。巴山的山啊,大山套着小山,小山拽着大山,山山相扣,山山相连,站成一种山的精神。平坦山地左边的小山边,有一座三间白墙灰瓦的平房,那就是云雾山初中。有山相伴的村级初中,淡淡的白云轻绕着。

第一次看见甘姐,我就大吃一惊:瘦瘦

的身子,瘦瘦的脸庞,瘦瘦的两只手,我就担心,能不能撑起这所村小?

“欢迎张老师!”还是把“师”说成“厮”,甘姐甜甜一笑,就把一块崭新浸过水的凉毛巾给我递过来,覃校长进屋找自己的毛巾去了。

我来这是有任务的,教育局领导检查过甘姐的学校,评价云雾山初中是全县“一无两有”工程中的示范初中,要我给写一个先进材料上报教育局。擦完脸,甘姐就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给我端过来,还没有喝,茶的清香就飘入鼻子。我知道覃校长是平利八仙人,这茶一定是八仙翠峰茶,是我最喜欢的茶叶之一。

三间房、一个门、五扇窗,白灰粉的墙面和白云融为一体,堂屋是教室,堂屋右边是办公室兼厨房。一个灶、两口锅、一条案板、一个档案柜、两把座椅、一台三抽屉办公桌、桌上整整齐齐摆放着作业本、备课本、书。小小的窗户开着,偏西的阳光斜斜地进来,落在办公桌上,把墨水瓶上蘸笔的影子,射得长长的。办公桌上对面的墙上是谁手写的教育方针、道劲、工整。堂屋就是教室,摆放着七八张崭新的课桌。有的孩子偏着头,睁着多大的眼睛看我们,有的伸伸舌头,还有多的不敢正眼看我们,半边脸贴在课桌上偷偷瞄我们。甘姐说:“这是张老师,向老师问好。”这时候,孩子们“哗啦”都站了起来,边鞠躬边喊:“老师好!”这些可爱的山里娃啊!一个男孩子鼻涕流出来了,甘姐轻轻地给他拧掉,还有一位

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,额头上有锅烟灰,甘姐用手帕给她擦干净。“读书吧!”孩子们听甘姐的话,呜呜啦啦读起书来,因为是复式班,朗读的啥我也难以分辨。堂屋右边,隔着三个小屋,门关着,想必是他儿女和他们的卧室了。

覃校长抱着茶缸,边吸溜吸溜喝茶边说:“你需要啥材料,就问甘姐吧!”抱着茶缸,进了左边的山林里。

甘姐的事迹是感人的。原来这三间教室是危房,屋顶是茅草苫的,村民集资更换了椽子、椽子,苫了灰瓦,换了窗户,粉刷了里外墙壁,做了新的课桌凳,实现了“一无两有”的甘姐说:“庙修好了,我要念好经,请乡亲们放心。”

靠山吃山,云雾山是一座宝山,药材丰厚,山果遍地,甘姐利用劳动课,带领孩子们采药、拾蘑菇、挖竹笋、拣栗子,卖给收购站,得到的钱用于教学开支,给这些孩子们免了学费和课本费,特困的孩子,每月还能得到一元到三元钱的补贴,这在当时就是了不起的事情。云雾山初中中心小学输送的四年级学生,经过几个周适应,个个都是学习的能手。我很难想象,如此薄弱的甘姐,是怎样做到的?

覃校长从林子里出来了,他的茶缸装满了水灵灵的蘑菇,笑眯眯地说:“晚上,咱们蘑菇炖小鸡。”

夕阳燃烧,高高的云雾山露出山峰,夕阳给抹得绯红,半山腰绕着薄雾,薄雾下的山村又腾起了炊烟。(单位: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中心校)

千秋岁引·深秋怀乡

□春草

暗覆凝珠,山川披露,万里霜天雁南舞。初熏陌上徘徊步,崖边柿树红夺目。清风徐,层林染,澄幽谷。

久未归乡思恋殊。老屋依然能遮雨。那年灯下听亲叙,如今祭拜掏黄土。家闲世盛民欢鼓!顽疾去,梦复兴,来醉祝!

念奴娇·壬寅霜降(外一首)

□董建成

枫林向晚,早霜飞,醉了原野秋叶。枯树随风,萧瑟舞,方显寒威凄冽。阡陌沟岸,斑斓遍布,翠岭寒英竭。层峦红透,斗芳多彩烈。

放眼远望云天,看南北物竞,行藏无别。晖耀群星,谁见得,如水月光高洁。四季轮回,流年一念平,水山衔接。南飞雁雁,驾风坚阵成列。

水调歌头·九成宫抒怀

神笔云端点,离阙冠麟游。九层台殿,隋唐盛世数风流。凌烟阁臣威武,醴泉铭章古朴,华贵五凤楼。镜澈西海水,亦可载覆舟。

观残碑,赏欧贴,圣德留。持满戒溢思坠,居高记心头。撮捺人生写尽,圆转钩锋楷法,字正力醇厚。兴废有存遣,雄文几千秋。

(单位:延长石油矿业公司)

寒夜传心声

——致抗疫一线的妻子

□陈旭

清冷的秋	子时工作到寅时
没有阻挡你匆匆的脚步	东方欲晓万物寂
走出家门	方便而是你的标配
不知何时能返回	捧在手心里的温度
这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	是刻骨的冷暖自知
而是同新冠肺炎疫情抗争	而片刻的安息成了诗意
	回家的归途成了远方
穿上防护服的你	
眼里满是坚定	晚秋落下了一窗的思念
像一束光亮	我在夜的深处等你
闪动在夜幕里	细数着夜的光阴
那是你青春的力量	只为迎接你安然而归
在洋溢	(单位:汉中戒毒所)

家在乡村

□孙文胜

天籁般的语言。他们默默无言两相对,喜乐哀愁,此刻都刻在了眼角眉梢上。

前院靠墙的水井边,葡萄攀上了竹竿架。偏旁的石榴不寂寞,春天会开一树火红的花。后院里,豇豆扯上了紫茄子,地瓜占了红薯的窝,南瓜的藤蔓爬进了茼蒿地。蚂蚱菜见水就张牙,水唧唧的叶子逼得韭菜使劲长。一伙菜蔬你扯我的胳膊,我绊你的腿,吵吵闹闹,推推搡搡,妻着急得拿着小锄头,不知道该怎么劝。这也怪不得它们,有了光,有了水,谁不想抓紧时间开朵花、结个果?

不知不觉,已是秋声满耳,寒意潇潇。北方的秋就是这样,中午艳阳高照,早晚露重霜浓,像极了某个脾气耿直、性格明朗之人,微凉又深情。

此刻,我端坐在窗前,看蓝天湛蓝高远,白云飘逸悠闲,目之所及,是沐浴在阳光里正悄然披上金装的道旁树;是随风摇曳、争相怒放的格桑花;是心绪平和、步伐轻松的行人,以及四蹄生风、欢蹦乱跳的孩童。心绪徜徉在这金波流转之间,品一盞香茗,碧波荡漾一抹香,清心寡欲人已自醉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近不惑之年,累于俗世之事,早已不是

酷暑里,置起一方小石桌,搬来几截枯树根,我喜欢在葫芦架下听蝉鸣。远道的客人来访了,谈过天,说过地,饭时到了,咱不能还和人拌嘴。后院摘几颗青丝瓜,弯腰割一把嫩韭菜。乡里的女人燕窝鱼翅大龙虾没见过,做面食却能翻花样。打搅团、摊煎饼、擀长面、捏角角、雕花馍、蒸凉皮,只要你的胃口好,准能撑个肚圆。

我曾养过一只羊,喂过一只狗,散放过一群鸡。墙角砌的小窝棚,还圈着几只灰兔子。清晨起来,羊甩甩胡须啃青草,

芦花鸡跃上大柴堆,扑棱扑棱刨着窝。黑狗莫名地嫌弃二师兄,双足搭在圈墙上,“汪汪汪”地费唾沫。兔子最让人不省心,一会儿咔嚓咔嚓咬菜叶,一会儿想往邻家窜。你“兔兔,兔兔”地召唤着,它才竖着耳朵,红着眼,不情愿地转头回。瓜架上,蜜蜂恋上了葫芦花,起了落,落了起,茄子都大了一圈儿,它还没挪出一拃远。那欲走还留的神情,看得人心里好纠结。

乡村的天很蓝,地很厚,人置身其中却看不透。二叔有一片桃树林,他闲了就剪枝压杆疏花朵,要么就浇水施肥锄杂草。他不知道人面桃花是咋回事,只盼着花里能开出油盐酱醋钱。开春时节,我眼瞅着城市街心公园的花草开了花,柳树萌了芽。回到家,细看后院的杏树枝,还只爆出个猩红的芽。前进的脚步要带动了,乡村的节奏不能再慢了。(单位:西安大秦公司)

不惑之想

□陈琳

当初那个怀揣梦想、桀骜不驯,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少年。回想幼时,恍如昨日,和小伙伴玩泥巴、闯祸被父母追着打的场景还历历在目。转回到现实,我年迈的父亲已蹒跚步履,霜染两鬓。此刻方觉得,关于幼时那些记忆,于我而言,是多么珍贵。时间啊,你慢点,再慢一点吧!让我的孩子慢一点长大,让我的父母慢一点变老,自感亏欠他们的太多了,我得多陪陪他们。

人的一生总是在不停追逐、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消耗。为生活烦恼,为名利所累,多少次孤独无助、迷茫彷徨,多少次跌入谷底,满眼绝望,在得到与失去的过程中变得逐渐麻木和冷漠,逐渐失去了那个最真的自己。如今独坐窗前,满目秋色中恍然明白:从容面对生命的历程,才会拥有豁达的心境。就像经历了轻狂的春,浮躁的高之后,岁月在秋天沉淀,于静而高远,恬淡而从容,虽繁花落尽,却用她的宁静和柔美惊艳了时光!(单位:陕煤运销集团)

冬菜雪里蕻

□刘爱玲

我家人爱吃雪里蕻,得单独腌。我妈腌雪里蕻,是陈炉集会上买回来的两个大花坛。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啥叫花坛了。花坛底小口大,约一尺五左右高,是缩小版的瓮,没有瓮边,外面是亮黄的釉色,上面粗枝大叶地用靛蓝画着一棵兰花草,故名“花坛”。我妈把雪里蕻买回来,先用刀刀剔净根上的绒毛,洗净,搭到晾衣绳上晾,再抱到案板上切碎。红萝卜也要两个,一颗苹果取核切丝。一个陈炉瓷黑色大斗盆,把切碎的雪里蕻、红萝卜丝、苹果丝放进去,拌匀盐和调料,倒进花坛,拿拳头压瓷瓮,再压上压菜石。雪里蕻好腌,第二天就下去一大截,我妈就再继续。看看差不多了,煮一碗黄豆晾凉,把雪里蕻倒出来,与黄豆拌匀,重新装进花坛。又抓两把花椒,熬成调料水,晾凉后倒进去,就不用管了。

我妈腌的雪里蕻,咸淡适中,香味扑鼻。冬天下雪的早上,苞

谷稀饭熬得黏稠金黄,蒸馍也被我妈在灶火上烤得黄亮酥脆,我妈最后端上桌的必定是一盘雪里蕻,加了红面面粉子,泼了花椒油,还滴了香醋。深绿色的雪里蕻、青红丝般的红萝卜丝、圆润咸香的煮黄豆,这种咸菜挑到碗里,夹到烤馍里,咬一口,唇齿留香,是神仙也不换的美食。如果是下午擀面,一锅连锅面,里边加了半碗雪里蕻咸菜,能让一家人围着一盘热炕,煎煎火火吃得头上冒汗。这样的晚饭,肚子滋润,心情舒畅,一顿大餐都不换。

去年霜降后,我腌了一坛雪里蕻。腌的时候,家人嫌麻烦,嫌装修精致的房子里放个花坛难看,却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,桌上的那盘雪里蕻成了最受欢迎的食物。

霜降过后就能腌过冬的雪里蕻了。其实他们哪里知道,我腌雪里蕻,更多的是寻找那消失了妈妈的味道。(单位:铜川市群众艺术馆)



滨河秋色 郭赛利 摄

蹦蹦跳跳的游戏

□牧石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,物资贫乏,商店卖的东西少,许多还要凭票限量供应,一般小地方没有小孩子玩具卖。在我们矿区,孩子玩的东西都是自制的。像弹弓、链条枪、火药枪、独轮小推车、三轮小滑车等等,我都动手制作过。

如今,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,讲究方法也提倡动手动脑。然而,现实却是老师布置手工作业,孩子操心不多,反而把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忙坏了。我时常望着这些在温室里长大的宝宝们,颇为感慨。

我们小时候,不仅自制玩具,就连玩的一些游戏也有意思,其中有一个叫“攻城”的游戏,给我印象最深。

玩这个游戏,首先要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地上,画出一个长方形,大小根据参加游戏的人数而定,然后在中间画上一道线,将长方形一分为二,再在中线的两头各画一个约五十厘米宽的出口,作为城门,形成两座大小一样的城池。最后,还要分别在两座城池最里面的角落上画一面小旗,当司令部。接下来,为公平合理,两个牵头的,通过“剪刀石头布”挑兵挑将。挑好了,各自进入城堡,就可开战。

这游戏玩起来好看。两拨人都抱着一条腿咯咯咯地跳着争先恐后冲出城门,跳跃着勇敢冲向对方,一对一展开激战。整个场面,一群小孩同时蹦蹦跳跳,一个个像木偶一样可爱,表情却严峻,战斗激烈紧张。

这游戏还要动脑子,讲究策略。组织安排人向对方发起攻击,不能一窝蜂全部出动,还要在自己的城池中留人守卫,防备对方派人来袭击。看到对方攻城,一般都会派出相当数目的人快速出动迎敌,而且战场距离对方城门越近越好,不能被动在城门口等着。就是一对一,也不是仅靠力气简单用膝盖来回碰撞,其中也有技巧。

这游戏的玩法成熟,设计阵灵活多样,变幻莫测,玩起来远比我介绍的复杂得多。像三十六计中的“声东击西”“调虎离山”“浑水摸鱼”“欲擒故纵”等招数,随机应变都能用上,大小孩子皆能玩,真是一种益智健脑、强健体魄的好游戏。现在想起当年玩的那开心,我还兴奋。估计这种古老的游戏,在冷兵器时代流行。

然而,如今已不见有小孩玩这种游戏了。想必现在的孩子娇贵,他们的爸爸妈妈对这游戏中肢体上的“暴力”担心,大概也不会让他们玩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(单位:崔家沟监狱)